

新冠疫苗在短時間內研製成功，創造了歷史。但是歐盟官僚的災難性管理和歐盟層面的民族主義競爭，把疫苗研發的歷史性成功轉變為歷史性的政治失敗。

疫苗與民族主義

劉麗榮
黃鳳祝

如果說，在全球第一波新冠疫情中，德國的應對堪稱模範生，那麼在第二波疫情中，德國只是一個差等生：限制措施寬鬆遲滯，疫苗接種步履蹣跚。進入秋冬季節，德國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數持續攀升，歲末年初，每日死亡人數徘徊在千人左右，與美國比肩。作為世衛組織認可的第一支新冠疫苗的研發國，德國在民族主義的重負中舉步維艱。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德國生物技術公司 BioNTech 與美國輝瑞公司宣布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研製成功，無異於黑暗中的一縷曙光。從十二月開始，英國、美國、以色列等國先後啟動大規模接種計劃。截止

到二〇二一年一月九日，以色列已給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接種了第一劑 BioNTech 疫苗，而德國因為疫苗短缺，接種數據僅為百分之零點六四，遠遠落後於美國和英國。疫苗在德國成為一個政治問題：德國政府資助研發的本土疫苗，為何在德國供貨不足？

疫苗民族主義與歐盟歷史性政治失敗

新冠疫情爆發之初，世衛組織提出警惕疫苗民族主義，主張建立全球性的疫苗分配機制。多國首腦表示，疫苗應面向所有國家所有人，不應突出民族國家的利益。但是進入夏天，多支新冠疫苗的研發

步入關鍵階段，一些工業國家開始超量訂購疫苗。特朗普政府與全球多家藥企簽署協議，確保疫苗優先供應美國。以色列、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瑞士分別與藥企簽訂購買協議。

作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德國憑藉雄厚的經濟實力，可以像美國、英國、加拿大、以色列等國那樣超量訂購疫苗，確保本國公民快速及時接種。但是，德國政府把疫苗採購任務上升到歐盟層面，主張疫苗採購歐洲化。由於歐盟訂購策略存在重大缺陷，導致歐盟成員國疫苗供應遲緩，歐盟內部民怨沸騰。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內塔尼亞胡、特朗普和約翰遜——三個被歐洲人憎惡的政府首腦——正在向世人展示，如何借助高效的疫苗管理拯救生命；而作為新冠疫情的重災區和疫苗生產地，歐洲每天有數以萬計的生命在流逝。

在缺乏有效藥物的情況下，疫苗是終結新冠疫情的主要手段。面對百年不遇的瘟疫大流行，特朗普強調「美國優先」，德國卻把疫苗採購權拱手交給了歐盟委員會。這種做法一方面是為了彰顯歐洲團結，一方面是忌憚民族主義的批評。

如果歐盟成員國自行訂購疫苗，德國

可以憑藉財政資源及時獲得充足的疫苗，但是歐盟小國或經濟弱勢國家可能會在疫苗談判和接種問題上陷於不利境地。無論是政治層面還是道德層面，這對於歐洲團結都將是一場災難，特別是在二〇二〇年下半年德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

基於二戰時期的歷史重負，德國強調「歐洲的德國」，避免特立獨行。日本福島核事故後，默克爾迫於國內政治壓力，宣布德國放棄核電，因未與歐盟成員國進行協調而遭到嚴厲批評。難民危機期間，默克爾的難民政策被認為是分裂歐洲。新冠疫情爆發之初，德國一度限制重要醫療物資出口，被批評是頑固的民族主義。

新冠疫苗在短時間內研製成功，創造了歷史。但是歐盟官僚的災難性管理和歐盟層面的民族主義競爭，把疫苗研發的歷史性成功轉變為歷史性的政治失敗。

早在二〇二〇年夏天，特朗普政府就與 BioNTech / 輝瑞簽署了六億劑疫苗的優先購買協議，僅憑這款疫苗，美國即可實現群體免疫。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BioNTech 疫苗研製成功後，歐盟在購買問題上依然猶豫不決。利益分散的決策機制使疫苗採購問題更為複雜化：首先，歐盟已與其他藥企簽訂二十億劑疫苗的購買協

議，雖然均未研製成功，供貨遙遙無期，但是歐盟不願超量購買 BioNTech 疫苗；其次，法國為了保護本國藥企的利益，不願歐盟過多購買德國疫苗；第三，一些中東歐國家質疑核酸疫苗的安全性；此外，還有價格較高、運輸不便等問題。

特朗普顯然無需顧慮這些問題。所有歐洲人都在問，被譏諷為小丑的特朗普何以比歐洲政治家更具遠見卓識。相對於超量購買疫苗的費用，歐洲各國經濟長期停擺造成的損失以及經濟復蘇計劃是一個更為龐大的數字。迫於輿論壓力，歐盟已宣布追加購買 BioNTech 疫苗。由於訂貨遲滯，供貨需要漫長的等待期。隨着疫情的加劇與綿延，公共衛生災難可能引發更多的政治和社會問題。

歐盟作為後民族國家的未來

區域一體化與後國家的未來，是歐盟創始神話的一部分。英國退歐暴露歐盟長期以來的結構性問題：歐盟希望與成員國之間建立更緊密的聯繫，但是，隨着民族主義的回歸，後國家時代的夢想正在成為歷史。在經濟政策等許多領域，歐盟的決策權越來越類似於一個國家的決策權。但是，歐洲民意仍像一個鬆散的國家聯盟

那樣支離破碎，這也是歐洲機構越來越缺乏民主合法性的原因。對疫苗採購歐洲化的批評暴露了歐洲一體化的困境：成員國選擇歐盟共同應對還是民族國家的特殊道路，取決於具體事宜是否對本國有利。

歐洲的第二波疫情遠甚於第一波疫情，今年第一季度將是新冠病毒大流行最艱難的階段。由於病毒變異，英國國內感染人數激增，醫療體系瀕臨崩潰。但是，獨立自主的疫苗採購和接種計劃成為英國脫歐之後的第一大紅利。預計到二月中旬，英國即可完成一千五百萬高危人群的接種計劃。因為疫苗短缺，德國可能要到夏天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需要指出的是，歐盟和一些工業國家屬於全球一小部分精英國家，他們擁有足夠的財力在年內為本國人口提供疫苗接種保護，儘早恢復生活的常態。還有很多國家的國民，需要更長時間的等待。儘快貫徹疫苗接種計劃，關係到人類的健康、生活、經濟、教育和發展。疫苗民族主義的氾濫，會進一步加劇世界的不平等。

（劉麗榮為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教授、德國波恩大學哲學博士；黃鳳祝為原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